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著作卷

# 中国古典散文
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 CIP )数据

中国古典散文/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. —北京:  
学苑音像出版社 2002. 3

ISBN 7 - 88050 - 323 - 4

I. 中... II. 北... III. 文化—中国—资料 IV. I299 -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 2005 )第 187789 号

中国古典文化大成·古典著作卷  
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

---

出 版 :学苑音像出版社

印 刷 :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

开 本 850mmx1168mm 1/16

印 张 :1000

字 数 20 000 千字

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数 :1 - 5 000

书 号 ISBN 7 - 88050 - 323 - 4

定 价 2080.00 元(全 104 册)

## 先秦散文

### 郑伯克段于鄢

《左传》

初，郑武公娶于申<sup>[1]</sup>，曰武姜。生庄公及共叔段。庄公寤生，惊姜氏，故名曰“寤生”，遂恶之。爱共叔段，欲立之。亟请于武公，公弗许。及庄公即位，为之请制<sup>[2]</sup>，公曰：“制，岩邑也，虢叔死焉<sup>[3]</sup>，他邑唯命。”请京，使居之，谓之京城大叔<sup>[4]</sup>。

祭仲曰<sup>[5]</sup>：“都城过百雉，国之害也。先王之制：大都不过参国之一；中，五之一；小，九之一。今京不度，非制也<sup>[6]</sup>。君将不堪。”公曰：“姜氏欲之，焉辟害。”对曰：“姜氏何厌之有？不如早为之所。无使滋蔓，蔓难图也。蔓草犹不可除，况君之宠弟乎？”公曰：“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子姑待之。”

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贰于己<sup>[7]</sup>。公子吕曰<sup>[8]</sup>：“国不堪贰，君将若之何？欲与大叔，臣请事之；若弗与，则请除之，无生民心。”公曰：“无庸，将自及<sup>[9]</sup>。”

大叔又收贰以为己邑，至于凜延<sup>[10]</sup>。子封曰：“可矣，厚将得众。”公曰：“不义不暱，厚将崩。”

大叔完聚<sup>[11]</sup>，缮甲兵，具卒乘，将袭郑。夫人将启之<sup>[12]</sup>。公闻其期<sup>[13]</sup>，曰：“可矣！”命子封帅车二百乘以伐京，京叛大叔段，段入于鄢<sup>[14]</sup>，公伐诸鄢。五月辛丑<sup>[15]</sup>，大叔出奔共。

书曰：“郑伯克段于鄢。”段不弟，故不言弟。如二君，故曰克。称郑伯，讥失教也。谓之郑志<sup>[16]</sup>。不言出奔，难之也。

遂置姜氏于城颖<sup>[17]</sup>，而誓之曰：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。”既而悔之。颖考叔为颖谷封人<sup>[18]</sup>，闻之，有献于公。公赐之食，食舍肉<sup>[19]</sup>。公问之，对曰：“小人有母，皆尝小人之食矣，未尝君之羹，请以遗之<sup>[20]</sup>。”公曰：“尔有母遗，繄我独无<sup>[21]</sup>。”颖考叔曰：“敢问何谓也。”公语之故，且告之悔。对曰：“君何患焉？若阙地及泉<sup>[22]</sup>，隧而相见<sup>[23]</sup>，其谁曰不然？”公从之。公入而赋<sup>[24]</sup>：“大隧之中，其乐也融融。”姜出而赋：“大隧之外，其乐也洩洩<sup>[25]</sup>。”遂为母子如初。

君子曰：颖考叔，纯孝也。爱其母，施及庄公。诗曰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<sup>[26]</sup>。”其是之谓乎？

——《左传》隐公元年

[1] 郑武公：名掘突，郑国第二代君主。娶于申：娶申国国君之女为妻。 [2] 请制：请以制作为共叔段封地。制，又名虎牢，在今河南巩县东。 [3] 虢叔：周文王之弟。封于东虢。其后世为郑武公所灭。 [4] 京城大叔：段封于京（今河南荥阳东南），故称京城大叔。 [5] 祭仲：郑大夫。 [6] 非制：不是先王之制。 [7] 西鄙北鄙贰于己：西与北之边邑既属庄公，又属于段自己。贰，指两属。 [8] 公子吕：字子封，郑大夫。 [9] 将自及：指段将自取其祸。意不必先除之。 [10] 凜延：郑邑名，在今河南延津县北。 [11] 完聚：指修葺城池，聚集民众。 [12] 夫人将启之：夫人武姜将为段开城作内应。 [13] 其期：指段袭郑的日期。 [14] 鄢：在今河南鄢陵境内。 [15] 五月辛丑：指隐公元年五月二十三日。 [16] 郑志：谓诛杀段，乃郑伯本意。 [17] 城颖：今河

南临颖西北。 [18] 颖谷：今河南登封。封人：管理边界的官。 [19] 舍肉：将肉放置一边不食。  
[20] 遗之：送给她。指将肉羹送给母亲吃。 [21] 絜（音衣）：句首语助词。 [22] 闭地及泉：  
掘地见泉水。 [23] 隧而相见：意谓入隧道至泉与母相见，以践其“不及黄泉，无相见也”的誓言。  
[24] 赋：指诵诗。 [25] 洩洩（音曳）：心情舒畅的样子。 [26] “孝子”二句：见（诗经·大雅·既醉）。

## 曹刿论战

《左传》

十年春<sup>[1]</sup>，齐师伐我<sup>[2]</sup>。公将战<sup>[3]</sup>。曹刿请见<sup>[4]</sup>。其乡人曰：“肉食者谋之<sup>[5]</sup>，又何间焉<sup>[6]</sup>？”刿曰：“肉食者鄙，未能远谋。”乃入见。问：“何以战？”公曰：“衣食所安，弗敢专也，必以分人。”对曰：“小惠未遍，民弗从也。”公曰：“牺牲玉帛，弗敢加也，必以信。”对曰：“小信未孚，神弗福也。”公曰：“小大之狱，虽不能察，必以情。”对曰：“忠之属也，可以一战。战则请从<sup>[7]</sup>。”

公与之乘<sup>[8]</sup>。战于长勺<sup>[9]</sup>。公将鼓之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齐人三鼓。判曰：“可矣。”齐师败绩。公将驰之<sup>[10]</sup>。刿曰：“未可。”下视其辙，登轼而望之<sup>[11]</sup>，曰：“可矣。”遂逐齐师。

既克，公问其故。对曰：“夫战，勇气也。一鼓作气，再而衰，三而竭。彼竭我盈，故克之。夫大国，难测也，惧有伏焉<sup>[12]</sup>。吾视其辙乱，望其旗靡，故逐之。”

——《左传》庄公十年

[1] 十年：指鲁庄公十年（前 684）。 [2] 我：指鲁国。 [3] 公：指鲁庄公。 [4] 曹刿（音贵）：鲁国人。 [5] 肉食者：指官僚。 [6] 何间焉：何必参与呢。 [7] 请从：求随从赴战。 [8] 公与之乘：鲁庄公同曹刿乘一辆战车。 [9] 长勺：鲁地名，故地在今山东曲阜境。 [10] 驰之：追逐齐兵。 [11] 轼：古代车厢前用以作扶手的横木。 [12] 惧有伏焉：恐有伏兵。

## 子鱼论战

《左传》

三月<sup>[1]</sup>，郑伯如楚<sup>[2]</sup>。夏，宋公伐郑<sup>[3]</sup>，子鱼曰<sup>[4]</sup>：“所谓祸在此矣！”

八月，楚人伐宋以救郑。宋公将战，大司马固谏曰<sup>[5]</sup>：“天之弃商久矣！君将兴之，弗可赦也已。”弗听。

冬十一月己巳朔，宋公及楚人战于泓。宋人既成列，楚人未既济。司马曰：“彼众我寡，及其未既济也，请击之。”公曰：“不可。”

既济而未成列，又以告。公曰：“未可。”

既陈而后击之，宋师败绩。公伤股，门官歼焉<sup>[6]</sup>。

国人皆咎公。公曰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<sup>[7]</sup>。古之为军也，不以阻隘也。寡人虽亡国之徐，不鼓不成列。”

子鱼曰：“君未知战。勍敌之人，隘而不列，天赞我也。阻而鼓之，不亦可乎？犹有惧焉。且今之勍者，皆吾敌也。虽及胡耆<sup>[8]</sup>，获则取之，何

有于二毛！明耻教战，求杀敌也。伤未及死，如何勿重？若爱重伤，则如勿伤；爱其二毛，则如服焉<sup>[9]</sup>。三军以利用也，金鼓以声气也。利而用之，阻隘可也；声盛致志，鼓可也<sup>[10]</sup>。”

——《左传》僖公二十二年

[1] 三月：指鲁僖公二十二年（前638）三月。 [2] 郑伯：指郑文公。 [3] 宋公：指宋襄公。  
[4] 子鱼：宋公子目夷字子鱼。 [5] 大司马：主管国家军事的官。固：公孙固，宋庄公的孙子。 [6] 门官歼焉：守卫宫门的官被杀死。 [7] 二毛：指头发花白的人。 [8] 胡耆：年老的人。 [9] 服：投降。 [10] 鼓（音吞）可也：击未成阵势的敌人是可以的。不整齐。

### 邵公谏厉王弭谤

《左传》

厉王虐<sup>[1]</sup>，国人谤王。邵公告王曰<sup>[2]</sup>：“民不堪命矣。”王怒，得卫巫<sup>[3]</sup>，使监谤者。以告，则杀之。国人莫敢言，道路以目。

王喜，告邵公曰：“吾能弭谤矣，乃不敢言。”邵公曰：“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于防川。川壅而溃，伤人必多。民亦如之。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，为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听政，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，瞽献曲<sup>[4]</sup>，史献书，师箴<sup>[5]</sup>，瞍赋，矇诵，百工谏，庶人传语，近臣尽规，亲戚补察，瞽史教诲，耆艾修之<sup>[6]</sup>，而后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也，犹上之有山川也，财用于是乎出；犹其有原隰衍沃也，衣食于是乎生。口之宣言也，善败于是乎兴。行善而备败，所以阜财用衣食者也。夫民，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，成而行之，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与能几何<sup>[7]</sup>？”

王弗听，于是国人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于彘<sup>[8]</sup>。

——《国语·周语上》

[1] 厉王：周厉王，姓姬，名胡，暴虐无道。 [2] 邵公：指邵穆公。名虎，周厉王的卿士。 [3] 卫巫：卫国巫人。巫，以降神为业者。 [4] 瞽：指乐师。古代多以盲人充乐官。 [5] 师：指少师。箴：告诫。 [6] 耆：六十岁以上的人。艾：五十岁以上的人。 [7] 其与能几何：拥护你的能有几个呢？ [8] 流王于彘：把厉王放逐到彘地去。彘，在今山西霍县境。

### 邹忌讽齐王纳谏

《战国策》

邹忌修八尺有馀<sup>[1]</sup>，身体昳丽<sup>[2]</sup>。朝服衣冠，窥镜，谓其妻曰：“我孰与城北徐公美？”其妻曰：“君美甚，徐公何能及君也！”城北徐公，齐国之美丽者也。忌不自信，而复问其妾曰：“吾孰与徐公美？”妾曰：“徐公何能及君也！”旦日，客从外来，与坐谈。问之客曰：“吾与徐公孰美？”客曰：“徐公不若君之美也！”明日，徐公来，孰视之，自以为不如；窥镜而自视，又弗如远甚。暮寝而思之，曰：“吾妻之美我者，私我也；妾之美我者，畏我也；客之美我者，欲有求于我也。”

于是，入朝见威王，曰：“臣诚知不如徐公美；臣之妻私臣，臣之妾畏臣，臣之客欲有于於臣，皆以美于徐公。今齐地方千里，百二十城。宫妇左右，莫不私王；朝廷之臣，莫不畏王；四境之内，莫不有求于王。由此观之，

王之蔽甚矣。”

王曰：“善。”乃下令：“群臣吏民，能面刺寡人之过者，受上赏；上书谏寡人之过者，受中赏；能谤议于市朝，闻寡人之耳者，受下赏。”令初下，群臣进谏，门庭若市；数月之后，时时而间进；期年之后，虽欲言无可进者。燕、赵、韩、魏闻之，皆朝于齐。此所谓战胜于朝廷。

——《战国策·齐策》

[1] 邹忌：齐威王时为相，封成侯。[2] 眇（音迭）丽：美丽。

## 触龙说赵太后

《战国策》

赵太后新用事，秦急攻之。赵氏求救于齐，齐曰：“必以长安君为质<sup>[1]</sup>，兵乃出。”太后不肯，大臣强谏，太后明谓左右：“有复言令长安君为质者，老妇必唾其面！”

左师触龙言愿见太后，太后盛气而胥之<sup>[2]</sup>。入而徐趋，至而自谢，曰：“老臣病足，曾不能疾走，不得见久矣。窃自恕。而恐太后玉体之有所郤也<sup>[3]</sup>，故愿望见太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恃辇而行。”曰：“日食饮得无衰乎？”曰：“恃粥耳。”曰：“老臣今者殊不欲食，乃自强步，日三四里，少益嗜食，和于身。”太后曰：“老妇不能。”太后之色少解。

左师公曰：“老臣贱息舒祺<sup>[4]</sup>，最少，不肖。而臣衰，窃爱怜之，愿令得补黑衣之数<sup>[5]</sup>，以卫王宫。没死以闻。”太后曰：“敬诺。年几何矣？”对曰：“十五岁矣。虽少，愿及未填沟壑而托之<sup>[6]</sup>。”太后曰：“丈夫亦爱怜其少子乎？”对曰：“甚于妇人。”太后笑曰：“妇人异甚。”对曰：“老臣窃以为媼之爱燕后<sup>[7]</sup>，贤于长安君。”曰：“君过矣，不若长安君之甚。”左师公曰：“父母之爱子，则为之计深远。媼之送燕后也，持其踵，为之位，念悲其远也，亦哀之矣。已行，非弗思也。祭祀必祝之，祝曰：‘必勿使反。’岂非计久长，有子孙相继为王也哉？”太后曰：“然。”左师公曰：“今三世以前，至于赵之为赵，赵主之子孙侯者，其继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无有。”曰：“微独赵，诸侯有在者乎？”曰：“老妇不闻也。”“此其近者祸及身，远者及其子孙。岂独人主之子孙则必不善哉？位尊而无功，奉厚而无劳，而挟重器多也<sup>[8]</sup>。今媼尊长安君之位，而封之以膏腴之地，多予之重器，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国，一旦山陵崩<sup>[9]</sup>，长安君何以自托于赵？老臣以媼为长安君计短也，故以为其爱不若燕后。”太后曰：“诺，恣君之所使之。”于是，为长安君约车百乘，质于齐，齐兵乃出。

子义闻之<sup>[10]</sup>，曰：“人主之子也，骨肉之亲也，犹不能恃无功之尊，无劳之奉，以守金玉之重也，而况人臣乎？”

——《战国策·赵四》

[1] 长安君：赵太后小儿子的封号。质：作人质。[2] 胥之：等待他。[3] 郤：不舒适。[4] 贱息：犹言犬儿，不肖子。舒祺：触龙儿子的名字。[5] 黑衣：指王宫卫队。卫士穿黑衣，故用以代指。[6] 填沟壑：指死后抛尸于沟壑之中。[7] 燕后：赵太后的女儿，嫁给燕国国君，故称燕后。[8] 挟重器：拥有贵重的宝物。[9] 山陵崩：喻君主死亡。此指太后死。[10] 子义：当时赵国的知名人士。

## 鯤 鹏

《庄子·逍遥游》

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鯤。鯤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背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怒而飞，其翼若垂天之云。是鸟也，海运则将徙于南冥。南冥者，天池也。齐谐者<sup>[1]</sup>，志怪者也。谐之言曰：“鹏之徙于南冥也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去以六月息者也。”野马也<sup>[2]</sup>，尘埃也，生物之以息相吹也。天之苍苍，其正色邪？其远而无所至极邪？其视下也，亦若是则已矣。且夫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覆杯水于坳堂之上，则芥为之舟，置杯焉则胶，水浅而舟大也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。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，而后乃今培风<sup>[3]</sup>；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<sup>[4]</sup>，而后乃今将图南。蜩与学鸠笑之曰<sup>[5]</sup>：“我决起而飞，抢榆枋。时则不至，而控于地而已矣，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？”适莽苍者，三飡而反，腹犹果然；适百里者，宿舂粮；适千里者，三月聚粮。之二虫，又何知！小知不及大知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奚以知其然也？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，此小年也。楚之南有冥灵者<sup>[6]</sup>，以五百岁为春，五百岁为秋；上古有大椿者，以八千岁为春，八千岁为秋，此大年也。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<sup>[7]</sup>，众人匹之，不亦悲乎！

汤之问棘也是已<sup>[8]</sup>：穷发之北，有冥海者，天池也。有鱼焉，其广数千里，未有知其修者，其名为鯤。有鸟焉，其名为鹏，背若泰山，翼若垂天之云；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<sup>[9]</sup>，绝云气，负青天，然后图南，且适南冥也。斥鴳笑之曰<sup>[10]</sup>：“彼且奚适也！我腾跃而上，不过数仞而下，翱翔蓬蒿之间，此亦飞之至也。而彼且奚适也。”此小大之辨也。

——《庄子》卷一

[1] 齐谐：一说人名，一说书名。 [2] 野马：月光中夹杂尘埃的游气。 [3] 培风：乘风。 [4] 夭阏（音遏）：阻塞。 [5] 蜩（音条）：蝉。学鸠：斑鸠。 [6] 冥灵：大木名。 [7] 彭祖：相传姓篸名铿，唐尧的臣子，封于彭城，历虞夏至商，七百馀岁。久特：独能长久。指长寿。 [8] 汤：商朝开国君主。棘：相传为商汤时的大夫。 [9] 羊角：羊角风，即旋风。 [10] 斥鴳：小鸟。

## 卜 居

屈 原

屈原既放，三年，不得复见。竭智尽忠，蔽障于谗。心烦意乱，不知所从。乃往见太卜郑詹尹，曰：“余有所疑，愿因先生决之。”

詹尹乃端策拂龟<sup>[1]</sup>，曰：“君将何以教之？”屈原曰：“吾宁悃悃款款<sup>[2]</sup>，朴以忠乎？将送往劳来，斯无穷乎？宁诛锄草茅，以力耕乎？将游大人，以成名乎？宁正言不讳，以危身乎？将从俗富贵，以愉生乎？宁超然高举，以保真乎？将呶訾慄斯<sup>[3]</sup>，喔咿嚅唳<sup>[4]</sup>，以事妇人乎？宁廉洁正直，以自清乎？将突梯滑稽<sup>[5]</sup>，如脂如韦<sup>[6]</sup>，以洁楹乎<sup>[7]</sup>？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？将汜汜若水中之凫，与波上下，偷以全吾躯乎？宁与�骥抗轡

乎<sup>[8]</sup>？将随駑马之迹乎？宁与黄鹄比翼乎？将与鸡鹜争食乎？此孰吉孰凶，何去何从？世涵浊而不清，蝉翼为重，千钧为轻，黄钟毁弃，瓦釜雷鸣，谗人高张，贤士无名，吁嗟嘿兮，谁知吾之廉贞？”

詹尹乃释策而谢，曰：“夫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长，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，数有所不逮，神有所不通，用君之心，行君之意，龟策诚不能知此事。”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三

[1] 端策拂龟：摆正蓍草，拂拭龟壳。策，蓍草， [2] 惘惘款款：诚实的样子。 [3] 呢誉慄斯：求媚恭敬。 [4] 喔伊嚅唳：强笑的样子。 [5] 突梯滑稽：油滑圆转貌， [6] 韦：柔软的兽皮。 [7] 洁楹：或作“絜楹”，古联绵字，形容随顺油滑的样子。 [8] 抗轭（音厄）：指驾辕。

## 风 赋

宋 玉

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<sup>[1]</sup>，宋玉、景差侍，有风飒然而至。王乃披襟而当之，曰：“快哉此风，寡人所与庶人共者邪！”宋玉对曰：“此独大王之风耳，庶人安得而共之？”王曰：“夫风者，天地之气，溥畅而至，不择贵贱高下而加焉。今子独以为寡人之风，岂有说乎？”宋玉对曰：“臣闻于师：‘积句来巢<sup>[2]</sup>；空穴来风。’其所托者然，则风气殊焉。”

王曰：“夫风始安生哉？”宋玉对曰：“夫风生于地，起于青蘋之末，侵淫谿谷，盛怒于土囊之口，缘太山之阿，舞于松柏之下。飘忽淅滂<sup>[3]</sup>，激飏嫖怒，眈眈雷声<sup>[4]</sup>，回穴错迕<sup>[5]</sup>，蹶石伐木，梢杀林莽。至其将衰也，被丽披离<sup>[6]</sup>，冲孔动榷，煦焕粲烂，离散转移。故其清凉雄风，则飘举升降，乘凌高城，入于深宫，邸华叶而振气，徘徊于桂椒之间，翱翔于激水之上。将击芙蓉之精，猎蕙草，离秦蘅，概新夷<sup>[7]</sup>，被萸杨，回穴冲陵，萧条众芳。然后倘佯中庭，北上玉堂，脐于罗帷，经于洞房，乃得为大王之风也。故其风中人状，直慄慄<sup>[8]</sup>，清凉增欷，清清冷冷，愈病析醒，发明耳目，宁体便人。此所谓大王之雄风也。”

王曰：“善哉论事！夫庶人之风，岂可闻乎？”

宋玉对曰：“夫庶人之风，塙起于穷巷之间，掘堞扬尘<sup>[9]</sup>，勃郁烦冤，冲孔袭门。动沙堞，吹死灰，骇溷浊，扬腐馀。邪薄入瓮牖，至于室庐。故其风中人状，直慄溷郁邑<sup>[10]</sup>，殴温致湿，中心惨怛，生病造热，中唇为胗<sup>[11]</sup>，得目为蔑<sup>[12]</sup>，啖醋嗽获<sup>[13]</sup>，死生不卒<sup>[14]</sup>。此所谓庶人之雌风也。”

——《文选》卷十三

[1] 楚襄王：楚顷襄王。兰台：兰台宫。又名楚台，在今湖北秭归城中 [2] 积句（音钩）：积树弯曲分叉的树枝。 [3] 淅滂（音乒旁）：形容风声。 [4] 眈眈（音宏）雷声：宏宏风声如雷。 [5] 错迕：纵横交错。 [6] 被丽披离：形容风四散的样子。 [7] 新夷：即辛夷花，又称木笔。 [8] 慄慄：形容悲凉寒冷的样子。 [9] 掘堞：冲起尘土。 [10] 溷溷郁邑：烦乱忧闷。 [11] 胗（音枕）：唇疮。 [12] 蔑：通“”，目疾。 [13] 醋：嚼。嗽获：中风抽搐的样子。 [14] 死生不卒：不能速死，不能速愈。

## 两汉散文 过秦论

贾谊

秦孝公据殽函之固<sup>[1]</sup>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，以窥周室，有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<sup>[2]</sup>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守战之具，外连衡而斗诸侯。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，惠文、武、昭<sup>[3]</sup>，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举巴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，以致天下之士，合从缔交<sup>[4]</sup>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约从离横<sup>[5]</sup>，兼韩、魏、燕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于是六国之士，有宁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吴起、孙臏、带佗、兒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而延敌，九国之师，逡巡遁逃而不敢进，秦无亡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于是从散约解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馀力而制其弊，追亡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，因利乘便，宰割天下，分裂河山，强国请伏，弱国入朝。

施及孝文王、庄襄王<sup>[6]</sup>，享国之日浅，国家无事。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亡诸侯<sup>[7]</sup>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以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。百越之君俛首系颈，委命下吏。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馀里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报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燔百家之言，以愚黔首。隳名城，杀豪俊，收天下之兵，聚之咸阳，销锋镝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<sup>[8]</sup>，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谿以为固。良将劲弩，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，陈利兵而谁何！天下已定，始皇之心，自以为关中之固，金城千里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，馀威震于殊俗。然而陈涉瓮牖绳枢之子<sup>[9]</sup>，甿隶之人，而迁徙之徒也；材能不及中庸，非有仲尼、墨翟之贤，陶朱、猗顿之富；蹠足行伍之间，俛起阡陌之中，率罢散之卒，将数百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而响应，赢粮而景从，山东豪俊，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殽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非尊于齐、楚、燕、赵、韩、魏、宋、卫、中山之君也，锄耰棘矜，非铍于钩戟长铩也，谪戍之众，非抗于九国之师也，深谋远虑，行军用兵之道，非及曩时之士也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也。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矣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致万乘之权，招八州而朝同列<sup>[10]</sup>，百有馀年矣。然后以六合为家，殽函为宫，一夫作难而七庙隳<sup>[11]</sup>，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<sup>[12]</sup>，何也？仁义不施，而攻守之势异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五十一

[1] 秦孝公：秦献公师隰之子，名渠梁，在位二十三年。 [2] 商君：商鞅。在秦实行变法。 [3] 惠文、武、昭：秦惠文王，名驪，孝公之子。秦武王，名荡，惠文王之子。秦昭襄王，名稷，武王异

母弟。 [4] 合从缔交：采用“合纵”之策，缔结同盟。 [5] 约从离横：以“合纵”之策，破秦“连横”之计。 [6] 孝文王、庄襄王：秦孝文王，名柱，昭襄王之子。秦庄襄王，名子楚，孝文王之子。 [7] 二周：指西周与东周。 [8] 践华为城：据华山以为城。 [9] 瓮牖绳枢：其居处以瓮为窗，以绳为枢。言陈涉出身微贱。 [10] 八州：中国古分为九州。除秦之雍州外，余为八州。 [11] 七庙：古天子有七庙，把祖先七代。见《礼记·王制》。 [12] 身死人手：指秦二世为赵高所杀，秦王子婴为项羽所杀。

## 七发

枚 乘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吴客往问之，曰：“伏闻太子玉体不安，亦少间乎<sup>[1]</sup>？”太子曰：“惫！谨谢客。”客因称曰：“今时天下安宁，四宇和平。太子方富于年。意者久耽安乐，日夜无极。邪气袭逆，中若结轳<sup>[2]</sup>。纷屯澹淡，嘘唏烦醒。惕惕怵怵，卧不得瞑。虚中重听，恶闻人声。精神越渫，百病咸生。聪明眩曜，悦怒不平。久执不废，大命乃倾。太子岂有是乎？”太子曰：“谨谢客！赖君之力，时时有之，然未至于是也。”客曰：“今夫贵人之子，必宫居而闺处，内有保母，外有傅父，欲交无所。饮食则温淳甘脆，脰<sup>m</sup>肥厚。衣裳则杂遝曼暖，燂<sup>3</sup>烁热暑<sup>[3]</sup>。虽有金石之坚，犹将销铄而挺解也，况其在筋骨之间乎哉？故曰：纵耳目之欲，恣支体之安者，伤血脉之和。且夫出舆入辇，命曰蹶痿之机<sup>[4]</sup>；洞房清宫，命曰寒热之媒；皓齿蛾眉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脓，命曰腐肠之药。今太子肤色靡曼，四支委随，筋骨挺解，血脉淫濯，手足堕窳<sup>[5]</sup>。越女侍前，齐姬奉后，往来游宴，纵恣于曲房隐间之中。此甘餐毒药，戏猛兽之爪牙也。所从来者至深远，淹滞永久而不废，虽令扁鹊治内<sup>[6]</sup>，巫咸治外<sup>[7]</sup>，尚何及哉！今如太子之病者，独宜世之君子，博见强识，承间语事，变度易意，常无离侧，以为羽翼。淹沉之乐，浩唐之心，遁迭之志，其奚由至哉。”太子曰：“诺。病已，请事此言。”

客曰：“今太子之病，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，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。不欲闻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愿闻之。”

客曰：“龙门之桐<sup>[8]</sup>，高百尺而无枝。中郁结之轮菌，根扶疏以分离。上有千仞之峰，下临百丈之溪。湍流遡波，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。冬则烈风、漂霰、飞雪之所激也，夏则雷霆、霹雳之所感也。朝则鹏黄、鴉鳴鳴焉，暮则羝雌、迷鸟宿焉。独鹄晨号乎其下，鸚鵡哀鳴翔乎其下。于是背秋涉冬，使琴摯斫斩以为琴<sup>[9]</sup>，野茧之丝以为絃，孤子之钩以为隐，九寡之珥以为珥<sup>[10]</sup>。使师堂操《畅》，伯子牙为之歌。歌曰：‘麦秀兮雉朝飞，向虚壑兮背槁槐，依绝区兮临迴溪。’飞鸟闻之，翕翼而不能去。野兽闻之，垂耳而不能行。蚊、 、蝼、蚁闻之，柱喙而不能前。此亦天下之至悲也，太子能强起听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牛之腴，菜以笋蒲。肥狗之和，冒以山肤。楚苗之食，安胡之饭，持之不解，一啜而散。于是使伊尹煎熬<sup>[11]</sup>，易牙调和<sup>[12]</sup>。熊蹯之臠，勺药之酱。薄耆之炙，鲜鲤之脍。秋黄之苏，白露之茹。兰英之酒，酌以滌口。山梁之餐，蒙豹之胎。小饭大歠，如汤沃雪。此亦天下之至美也，太子能强起尝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锤岱之牡<sup>[13]</sup>，齿至之车。前似飞鸟，后类距虚。穉麦服处，

躁中烦外。羈坚轡，附易路。于是伯乐相其前后，王良、造父为之御，秦缺、楼季为之右<sup>[14]</sup>。此两人者，马佚能止之，车覆能起之。于是使射千镒之重，争千里之逐。此亦天下之至骏也，太子能强起乘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既登景夷之台<sup>[15]</sup>，南望荆山，北望汝海，左江右湖，其乐无有。于是使博辩之士，原本山川，极命草木；比物属事，离辞连类。浮游览观，乃下置酒于虞怀之宫。连廊四注，台城层构，纷坛玄绿。鞞道邪交，黄池纡曲<sup>[16]</sup>。溷章、白鹭，孔鸟、鸚鵡，鸕M、鷓鴣，翠鬣紫纓。螭龙、德牧，邕邕群鸣。阳鱼腾跃，奋翼振鳞。淑溇蓼，蔓草芳苓。女桑、河柳，素叶紫茎。苗松、豫章，条上造天。梧桐、并闾，极望成林。众芳芬郁，乱于五风。从容猗靡，消息阳阴。列坐纵酒，荡乐娱心。景春佐酒<sup>[17]</sup>，杜连理音<sup>[18]</sup>。滋味杂陈，肴糈错该。练色娱目，流声悦耳。于是乃发《激楚》之结风，扬郑卫之皓乐。使先施、征舒、阳文、段干、吴娃、闾嫫、尊予之徒，杂裾垂髻，目窈心与；揄流波，杂杜若；蒙清尘，被兰泽，嫵服而御。此亦天下之靡丽皓侈广博之乐也，太子能强起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将为太子驯骐驎之马，驾飞转之舆，乘牡骏之乘。右夏服之劲箭，左乌号之雕弓<sup>[19]</sup>。游涉乎云林，周驰乎兰泽，弭节乎江浔。掩青，游清风。陶阳气，荡春心。逐狡兽，集轻禽。于是极犬马之才，困野兽之足，穷相御之智巧<sup>[20]</sup>。恐虎豹，懼鸞鸟。逐马鸣镳，鱼跨麋角。履游麋兔，蹈践麋鹿。汗流沫坠，冤伏陵窘。无创而死者，固足充后乘矣。此校猎之至壮也，太子能强起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然阳气见于眉宇之间，侵淫而上，几满大宅<sup>[21]</sup>。

客见太子有悦色，遂推而进之曰：“冥火薄天，兵车雷运。旂旗偃蹇，羽毛肃纷。驰骋角逐，慕味争先。徼墨广博，观望之有圻<sup>[22]</sup>。纯粹全牺，献之公门。”太子曰：“善！愿复闻之。”

客曰：“未既。于是榛林深泽，烟云莫，兕虎并作。毅武孔猛，袒裼身薄。白刃硿硿，矛戟交错。收获掌功，赏赐金帛。掩肆若，为牧人席。旨酒嘉肴，羞飴脍炙，以御宾客。涌觴并起，动心惊耳。诚必不悔，决绝以诺；贞信之色，形于金石。高歌陈唱，万岁无<sup>[23]</sup>。此真太子之所喜也，能强起而游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甚愿从，直恐为诸大夫累耳。”然而有起色矣。

客曰：“将以八月之望，与诸侯远方交游兄弟，并往观涛乎广陵之曲江<sup>[24]</sup>。至则未见涛之形也，徒观水力之所到，则仰然足以骇矣。观其所驾轶者，所擢拔者，所扬汨者，所温汾者，所涤讫者，虽有心略辞给，固未能缕形其所由然也。恍兮忽兮，聊兮慄兮，混汨汨兮。忽兮慌兮，俶兮傖兮，浩瀟兮，慌旷兮。秉意乎南山，通望乎东海，虹洞兮苍天，极虑乎崖涘。流揽无穷，归神日母<sup>[25]</sup>。汨乘流而下降兮，或不知其所止。或纷坛其流折兮，忽纓往而不来。临朱记而远逝兮，中虚烦而益怠。莫离散而发曙兮，内存心而自持。于是澡概胸中，洒练五藏，澹漱手足，頽濯发齿，榆弃恬怠，输写澳浊，分决狐疑，发皇耳目。当是之时，虽有淹病滞疾，犹将伸伛起髻，发髻披聋而观望之也，况直眇小烦懣，醒病酒之徒哉！故曰：发蒙解惑，不足以言也。”

太子曰：“善！然则涛何气哉？”

客曰：“不记也，然闻于师曰，似神而非者三：疾雷闻百里；江水逆流，海水上潮；山出内云，日夜不止。衍溢漂疾，波涌而涛起。其始起也，洪淋淋焉，若白鹭之下翔。其少进也，浩浩澄澄，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。其波涌而云乱，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。其旁作而奔起也，飘飘焉如轻车之勒兵。六驾蛟龙，附从太白，纯驰浩蜺，前后骆驿。颢颢印印，楛楛强强，莘莘将将，壁垒重坚，沓杂似军行。旬隐凶，轧盘涌裔，原不可当。观其两旁，则滂渤佛郁，闇漠感突，上击下律，有似勇壮之卒突怒而无畏。蹈壁冲津，穷曲随隈，踰岸出追，遇者死，当者坏。初发乎或围之津涯，菱軫谷分。回翔青蔑，衔枚檀桓。弭节伍子之山，通厉骨母之场<sup>[26]</sup>。凌赤岸，萼扶桑，横奔似雷行。诚奋厥武，如振如怒。沌沌浑浑，状如奔马。混混屯屯，声如雷鼓。发怒戾沓，清升踰跽，侯波奋振<sup>[27]</sup>，合战于藉藉之口。鸟不及飞，鱼不及迴，兽不及走。纷纷翼翼，波涌云乱。荡取南山，背击北岸。覆亏丘陵，平夷西畔。险险戏戏，崩坏陂池，决胜乃罢；汨潺湲，披扬流洒。横暴之极，鱼鳖失势，颠倒偃侧；沈沈浚浚，蒲伏连延。神物怪疑，不可胜言。直使人踣焉，洄闇悽怆焉。此天下怪异诡观也，太子能强起观之乎？”太子曰：“仆病未能也。”

客曰：“将为太子奏方术之士有资略者，若庄周、魏牟、杨朱、墨翟、便娟、詹何之伦。使之论天下之精微，理万物之是非。孔老览观，孟子持筹而算之，万不失一。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，太子岂欲闻之乎？”于是太子据几而起曰：“涣乎若一听圣人辩士之言。”怵然汗出，霍然病已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四

[1] 少间：稍愈。 [2] 结轡（音色）：结塞，郁结堵塞。 [3] 燂烁（音旬朔）：火热。 [4] 蹶痿（音决委）：下肢麻痹瘫痪。 [5] 堕窳（音雨）：懒散无力的样子。 [6] 扁鹊：姓秦，名越人，春秋时名医。 [7] 巫咸：古代神巫。 [8] 龙门：龙门山。在今陕西韩城和山西河津之间。 [9] 琴挚：春秋时鲁国乐官太师挚，善鼓琴。 [10] 九寡：生有九子的寡母。见《列女传·母仪》。 [11] 伊尹：商汤的大臣，善烹调。 [12] 易牙：春秋时人，以善调味受到齐桓公的宠爱。 [13] 锺岱：在今陕西榆林长城外至内蒙河套一带，古代这一地区产马。 [14] 秦缺、楼季：古代两名敏捷的勇士。秦缺善走，楼季善跃。 [15] 景夷之台：即京台，又名强台，故址在今湖北监利。 [16] 黄池：即潢池，护城河。 [17] 景春：战国时纵横家。 [18] 社连：又名田连，古代琴师。 [19] 乌号：传说中黄帝使用的宝弓。 [20] 相御：看马和驾车的人。 [21] 大宅：面部。 [22] 圻：同“垠”，界。 [23] 无君主专制（音译）：无厌。 [24] 广陵：今江苏扬州。古时海潮可至广陵。 [25] 日母：日出的地方。 [26] 骨母之场：即晋母山。骨，乃“胥”之误。伍子胥为吴王所杀，吴人立祠于江上，因名胥母山。 [27] 侯波：阳侯波。相传古诸侯阳侯，因罪投江自溺，为水神，能作波浪。后因称大波为侯波。

## 上书谏猎

司马相如

臣闻物有同类而殊能者，故力称乌获<sup>[1]</sup>，捷言庆忌<sup>[2]</sup>，勇期贲育<sup>[3]</sup>。臣之愚暗，窃以为人诚有之，兽亦宜然。今陛下好凌阻险，射猛兽，卒然遇犝才之兽，骇不存之地，犯属车之清尘，舆不及还辕，人不暇施功，虽有乌获、逢蒙之伎力不得用<sup>[4]</sup>，枯木朽株，尽为难矣。是胡越起于毂下，而羌夷接轸也，岂不殆哉！

虽万全无患，然本非天子所宜近也。且夫清道而后行，中路而后驰，犹时有衔橛之变<sup>[5]</sup>。而况乎涉丰草，骋丘墟，前有利兽之乐，而内无存变之意，其为害也，不亦难矣。夫轻万乘之重不以为安，而乐出万有一危之途以为娱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

盖闻明者远见于未萌，而智者避危于无形。祸固多藏于隐微，而发于人所忽者也。故鄙谚曰：“家累千金，坐不垂堂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臣愿陛下留意幸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三十九

[1] 乌获：秦武王时力士，能举千钧。 [2] 庆忌：吴王僚之子，一跑数百里，能追奔兽。 [3] 贲育：孟贲与夏育。孟贲，古勇士，水行不避蛟龙，陆行不避虎咒。夏育，古之勇士。 [4] 逢（音庞）蒙：古代有名的善射者。曾学射于羿。 [5] 衔橛之变：指马脱缰而奔。衔橛，勒马之具。

## 答客难

东方朔

客难东方朔曰：“苏秦、张仪壹当万乘之主<sup>[1]</sup>，而身都卿相之位，泽及后世。今子大夫修先王之术，慕圣人之义；讽诵《诗》《书》百家之言，不可胜记；著于竹帛，唇腐齿落，服膺而不可释。好学乐道之效，明白甚矣。自以为智能海内无双，则可谓博闻辩智矣。然悉力尽忠，以事圣帝，旷日持久，积数十年，官不过侍郎，位不过执戟<sup>[2]</sup>。意者尚有遗行邪？同胞之徒，无所容居，其故何也？”

东方先生喟然长息，仰而应之，曰：是故非子之所能备。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，岂可同哉？夫苏秦、张仪之时，周室大坏，诸侯不朝，力政争权，相擒以兵，并为十二国，未有雌雄，得士者强，失士者亡，故说得行焉。身处尊位，珍宝充内，外有仓凛，泽及后世，子孙长享。今则不然。圣帝德流，天下震懼，诸侯宾服，连四海之外以为带，安于覆盂。天下平均，合为一家。动发举事，犹运之掌。贤与不肖，何以异哉？遵天之道，顺地之理，物无不得其所。故绥之则安，动之则苦；尊之则为将，卑之则为虏；抗之则在青云之上，抑之则在深渊之下；用之则为虎，不用则为鼠。虽欲尽节效情，安知前后？夫天地之大，士民之众，竭精驰说，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。悉力慕之，困于衣食，或失门户。使苏秦、张仪与仆并生于今之世，曾不得掌故，安敢望侍郎乎？传曰：“天下无害，虽有圣人，无所施才；上下和同，虽有贤者，无所立功。”故曰：“时异事异。”

虽然，安可以不务脩身乎哉？《诗》曰：“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。”“鹤鸣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苟能脩身，何患不荣？太公体行仁义，七十有二，乃设用于文武，得信厥说，封于齐，七百岁而不绝。此士所以日夜孳孳，脩学敏行而不敢怠也。譬若鹤鸣，飞且鸣矣。传曰：“天不为人之恶寒而辍其冬，地不为人之恶险而辍其广，君子不为小人之凶凶而易其行。天有常度，地有常形，君子有常行。君子于道其常，小人计其功。《诗》云：‘礼义之不愆，何恤人之言？’”“水至清则无鱼，人至察则无徒。冕而前旒，所以蔽明；黈纆充耳<sup>[3]</sup>，所以塞聪。”明有所不见，聪有所不闻。举大德，赦小过，无求备于一人之义也。“枉而直之，使自得之；优而柔之，使自求之；揆而度之，使自索之。”盖圣人之教化如此<sup>[4]</sup>，欲其自得之。自得之，则敏且

广矣。

今世之处士，时虽不用，块然无徒，廓然独居，上观许由<sup>[5]</sup>，下察接舆<sup>[6]</sup>，计同范蠡<sup>[7]</sup>，忠合子胥<sup>[8]</sup>，天下和平，与义相扶。寡偶少徒，固其宜也。子何疑于予哉？若夫燕之用乐毅<sup>[9]</sup>，秦之任李斯<sup>[10]</sup>，酈食其之下齐<sup>[11]</sup>，说行如流，曲从如环；所欲必得，功若丘山，海内定，国家安：是遇其时者也。子又何怪之邪？语曰：以管窥天，以蠡测海，以莛撞钟。岂能通其条贯，考其文理，发其音声哉？犹是观之，譬由鼯鼯之袭狗<sup>[12]</sup>，孤豚之咋虎，至则靡耳，何功之有？今以下愚而非处士，虽欲勿困，固不得已。此适足以明其不知权变而终惑于大道也。

——《文选》卷四十五

[1] 苏秦、张仪：战国纵横家。苏秦主合纵，张仪主连横。 [2] 执戟：指执戟侍从的官。 [3] 黧（音偷上声）纁：黄色丝绵，悬于冕之两边。 [4] 圣人：指孔子。前所引诸语皆孔子所云。见《大戴礼记·子张问入官》。 [5] 许由：尧时隐士。尧让天下，不受，隐于颍水之滨。 [6] 接舆：孔子时隐士。曾狂歌讥孔子，称楚狂。 [7] 范蠡：越王谋臣，助勾践灭吴后，退隐五湖。 [8] 子胥：伍子胥，吴王夫差忠臣，被杀。 [9] 乐毅：燕昭王战将，曾破齐，称雄一时。 [10] 李斯：秦始皇时为丞相。 [11] 酈食其（音义几）：汉高祖刘邦谋臣。曾说齐王田广归汉，下齐七十二城。 [12] 鼯鼯（音精渠）：地老鼠。

## 鸿门宴

司马迁

章邯使人见项羽，欲约。项羽召军吏谋曰：“粮少，欲听其约。”军吏皆曰：“善。”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<sup>[1]</sup>。已盟，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为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置楚军中。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

到新安。诸侯吏卒异时故谣使屯戍过秦中，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，及秦军降诸侯，诸侯吏卒乘胜多俘虏使之，轻折辱秦吏卒。秦吏卒多窃言曰：“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属而东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”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乃召黥布、蒲将军计曰：“秦吏卒尚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中不听，事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翳入秦。”于是楚军夜击翳秦卒二十余人新安城南。

行略定秦地。函谷关有兵守关，不得入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。项羽大怒，使当阳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戏西<sup>[2]</sup>。沛公军霸上<sup>[3]</sup>，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王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，曰：“旦日飨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！”当是时，项羽兵四十万，在新丰鸿门<sup>[4]</sup>；沛公兵十万，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<sup>[5]</sup>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。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。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采，此天子气也。急击勿失！”

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季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是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。曰：“毋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事有急，亡去不义，不可不语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，曰：“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鲋生说我曰：‘距关，毋内诸侯，秦地可尽王也。’故听之。”

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，曰：“固不如也，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。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要项伯。项伯即入见沛公。沛公奉危酒为寿，约为婚姻。曰：“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近，籍吏民，封府库，而待将军。所以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！愿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<sup>[6]</sup>。”项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“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！”沛公曰：“诺。”于是项伯复夜去，至军中，具以沛公言报项王。因言曰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。不如因善遇之。”项王许诺。

沛公旦日从百馀骑来见项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“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郤<sup>[7]</sup>。”项王曰：“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至此。”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。项王、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<sup>[8]</sup>。亚父者，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数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，谓曰：“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寿毕，请以剑舞，因击沛公于坐，杀之。不者，若属皆且为所虏。”庄则入为寿。寿毕，曰：“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”项王曰：“诺。”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，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樊哙曰：“今日之事何如？”良曰：“甚急！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”哙曰：“此迫矣！臣请入，与之同命！”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。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，樊哙侧其盾以撞，卫士仆地，哙遂入，披帷西向立，瞋目视项王，头发上指，目眦尽裂。项王按剑而跽曰：“客何为者？”张良曰：“沛公之参乘樊哙者也。”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赐之卮酒！”则与斗卮酒。哙拜谢，起，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“赐之彘肩！”则与一生彘肩。樊哙覆其盾于地，加彘肩上，拔剑切而啗之。项王曰：“壮士！能复饮乎？”樊哙曰：“臣死且不避，危酒安足辞！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刑人如恐不胜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‘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。’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豪毛不敢有所近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。此亡秦之续耳，窃为大王不取也！”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！”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招樊哙出。

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为之奈何？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。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！”于是遂去。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<sup>[9]</sup>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；玉斗一双，欲与亚父。会其怒，不敢献。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是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四十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靳强、纪信等四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郦山下，道芒阳间行<sup>[10]</sup>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道至吾军，不过二十里耳。度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”沛公已去，间至军中，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胜杯杓，不能辞。谨使臣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；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

“闻大王有意督过之，脱身独去，已至军矣。”项王则受壁，置之坐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！竖子不足与谋！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，吾属今为之虏矣！”沛公至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

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；烧秦宫室，火三月不灭；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“关中阻山河，四塞地，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，又心怀思欲东归，曰：“‘富贵不归故乡，如衣绣夜行。’谁知之者？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，果然。”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

——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

[1] 洹水：即安阳河。在今河南安阳。 [2] 戏西：戏水之西。在今陕西临潼之东。 [3] 霸上：即陕西霸水之西白鹿原。 [4] 新丰鸿门：在今陕西临潼之东。 [5] 山东：指河南崤山以东地区。 [6] 倍 \* 德：即背德，指忘恩负义。 [7] 有郤：有隙，有裂痕。 [8] 亚父：对范增的尊称。 [9] 何操：指带什么礼物。 [10] 芒阳：秦县名，汉改名霸陵，在今西安市东。

## 报任少卿书

司马迁

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，少卿足下<sup>[1]</sup>：曩者辱赐书，教以慎于接物，推贤进士为务，意气勤勤恳恳。若望仆不相师用，而流俗人之言。仆非敢如此也。仆虽罢驾，亦尝侧闻长者之遗风矣。顾自以为身残处秽<sup>[2]</sup>，动而见尤，欲益反损，是以独郁悒而与谁语。谚曰：“谁为为之？孰令听之？”盖钟子期死，伯牙终身不复鼓琴。何则？士为知己者用，女为说己者容。若仆大质已亏缺矣，虽才怀随和<sup>[3]</sup>，行若由夷<sup>[4]</sup>，终不可以为荣，适足以见笑而自点耳。书辞宜答，会东从上来<sup>[5]</sup>，又迫贱事，相见日浅，卒卒无须臾之闲，得竭至意。今少卿抱不测之罪，涉旬月，迫季冬，仆又薄从上雍<sup>[6]</sup>，恐卒然不可为讳<sup>[7]</sup>。是仆终已不得舒愤懣以晓左右，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。请略陈固陋。阙然久不报，幸勿为过。

仆闻之：修身者，智之符也；爱施者，仁之端也；取与者，义之表也；耻辱者，勇之决也；立名者，行之极也。士有此五者，然后可以托于世，而列于君子之林矣。故祸莫憯于欲利，悲莫痛于伤心，行莫丑于辱先，诟莫大于宫刑。刑徐之人，无所比数，非一世也，所从来远矣。昔卫灵公与雍渠同载<sup>[8]</sup>，孔子适陈；商鞅因景监见<sup>[9]</sup>，赵良寒心；同子参乘<sup>[10]</sup>，袁丝变色：自古而耻之。夫以中才之人，事有关于宦竖，莫不伤气，而况于慷慨之士乎？如今朝廷虽乏人，奈何令刀锯之馀，荐天下豪俊哉！仆赖先人绪业，得待罪辇毂下，二十徐年矣。所以自惟，上之不能纳忠效信？有奇策才力之誉，自结明主；次之又不能拾遗补阙，招贤进能，显岩穴之士；外之又不能备行伍，攻城野战，有斩将搴旗之功；下之不能积日累劳，取尊官厚禄，以为宗族交游光宠。四者无一遂，苟合取容，无所短长之效，可见于此矣。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，陪外廷未议。不以此时引纲维<sup>[11]</sup>，尽思虑，今已亏形为扫除之隶，在闾茸之中<sup>[12]</sup>，乃欲仰首伸眉，论列是非，不亦轻朝廷，羞当世之士邪？嗟乎！嗟乎！如仆，尚何言哉！尚何言哉！

且事本末未易明也。仆少负不羁之才，长无乡曲之誉。主上幸以先人之故，使得奏薄技，出入周卫之中。仆以为戴盆何以望天，故绝宾客之知，忘

室家之业，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，务一心营职，以求亲媚于主上。而事乃有大谬不然者！夫仆与李陵俱居门下<sup>[13]</sup>，素非能相善也。趣舍异路，未尝衔杯酒，接殷勤之余欢。然仆观其为人，自守奇士：事亲孝，与士信，临财廉，取与义，分别有让，恭俭下人，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。其素所蓄积也，仆以为有国士之风。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，赴公家之难，斯已奇矣。今举事一不当，而全躯保妻子之臣，随而媒其短，仆诚私心痛之。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，深践戎马之地，足历王庭，垂饵虎口，横挑强胡，仰亿万之师，与单于连战十有馀日，所杀过当。虏救死扶伤不给，旃裘之君长咸震怖。乃悉征其左右贤王，举引弓之民，一国共攻而围之。转斗千里，矢尽道穷，救兵不至，士卒死伤如积。然陵一呼劳军，士无不起躬流涕，沫血饮泣，更张空拳，冒白刃，北向争死敌者。陵未没时，使有来报，汉公卿王侯皆奉觞上寿。后数日，陵败书闻，主上为之食不甘味，听朝不怡。大臣忧惧，不知所出。仆窃不自料其卑贱，见主上惨怆怛悼，诚欲效其款款之愚。以为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，能得人死力，虽古之名将，不能过也。身虽陷败，彼观其意，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。事已无可奈何，其所摧败，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。仆怀欲陈之，而未有路。适会召问，即以此指，推言陵之功。欲以广主上之意，塞睚眦之辞。未能尽明，明主不晓，以为仆沮贰师，而为李陵游说，遂下于理<sup>[14]</sup>。拳拳之忠，终不能自列，因为诬上，卒从吏议。家贫，货赂不足以自赎；交游莫救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。身非木石，独与法吏为伍，深幽圜墙之中，谁可告愬者！此正少卿所亲见，仆行事岂不然邪？李陵既生降，隳其家声，而仆又佥之蚕室<sup>[15]</sup>，重为天下观笑。悲夫！悲夫！事未易一二为俗人言也。

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，文史星历，近乎卜祝之间，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畜之，流俗之所轻也。假令仆伏法受诛，若九牛亡一毛，与蝼蚁何以异？而世又不与能死节者，特以为智穷罪极，不能自免，卒就死耳。何也？素所自树立使然也。人固有一死，或重于泰山，或轻于鸿毛，用之所趋异也。太上不辱先，其次不辱身，其次不辱理色<sup>[16]</sup>，其次不辱辞令，其次诎体受辱，其次易服受辱，其次关木索、被塞楚受辱，其次剔毛发、婴金铁受辱，其次毁肌肤、断肢体受辱，最下腐刑极矣！传曰：“刑不上大夫。”此言士节不可不勉励也。猛虎在深山，百兽震恐，及在槛穽之中，摇尾而求食，积威约之渐也。故士有画地为牢，势不可入，削木为吏，议不可对，定计于鲜也。今交手足，受木索，暴肌肤，受榜箠，幽于圜墙之中。当此之时，见狱吏则头抢地，视徒隶则心惕息。何者？积威约之势也。及已至是，言不辱者，所谓强颜耳，曷足贵乎？且西伯，伯也，拘于羑里<sup>[17]</sup>；李斯，相也，具于五刑；淮阴，王也，受械于陈；彭越、张敖，南面称孤，系狱抵罪；绛侯诛诸吕，权倾五伯，囚于请室<sup>[18]</sup>；魏其，大将也，衣赭衣，关三木<sup>[19]</sup>；季布为朱家钳奴；灌夫受辱于居室<sup>[20]</sup>。此人皆身至王侯将相，声闻邻国，及罪至罔加，不能引决自裁，在尘埃之中。古今一体，安在其不辱也？由此言之，勇怯，势也；强弱，形也。审矣，何足怪乎？夫人不能早自裁绳墨之外，以稍陵迟，至于鞭箠之间，乃欲引节，斯不亦远乎！古人所以重施刑于大夫者，殆为此也。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，念父母，顾妻子。至激于义理者不然，乃有所不得已也。今仆不幸，早失父母，无兄弟之亲，独身孤立，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？且勇者不必死节，怯夫慕义，何处不勉焉！仆虽怯懦，欲苟活，亦颇识去就之分矣，何至自沉溺缱绻之辱哉！且夫臧获婢妾，犹能